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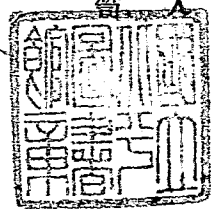
39冊

秋風



新裂齊紈素，皎潔如霜雪，裁成合歡扇，團圓似明月；出入
君懷袖，動搖微風發。常恐秋節至，涼飈奪炎熱；棄捐篋篋
中，恩情中道絕！

班婕妤怨歌行——代序



目次

一 十個月

二 將棄

三 離婚

四 不久長

五、 一個棄婦

十個月

在福星旅館裏，他什麼都承認，一切一切，林小梵無不承認：程紅珠的要求，當時看去似乎都容易辦到，的確一點也不難的。她的要求：不過是擔任她的生活費，很微，一個月四十塊錢就夠了；其次：就是一個月至少有十天左右宿到她那邊去，這在當時看來，更不成問題，林小梵或者自動超出她的要求範圍，一個月同居二十天都可以，結合的主旨，不過這一點，所以應聲比什麼話都講得自然。

「冷酷的故鄉逼得我這樣，發生厭世心腸後才遇見你，從此，我重新爲人了，誓不再回到故鄉去，長久住在此地。」程紅珠。

「很好！我希望你永永快樂。」林小梵。

「房子不須寬大，七八元一月租金的房子就可住了。」程紅珠。

「本來一個人，——就是兩個人住，也不須怎樣寬大的房子，明天就去尋，長寓在旅館裏是不值得的。」林小梵。

「自己燒飯，極便當，一個月也不過一二十元就夠了。」程紅珠

。

「能夠自己燒飯，更好，我還慮你沒有做過這些事，一時弄不慣

。」林小梵。

「細細算來，大概四十元一月總綽有餘裕的，我自己知道節儉。

」程紅珠。

「不生問題，由我擔任好了。」林小梵。

「一個月你總要有十天左右和我在一起，可以教授我些國文。」
程紅珠。

「那當然！」林小梵。

口頭條約就是在福星旅館裏訂定的，兩人坐在銅床的邊沿上談判成功，所以這條約，可名為福星條約，也可名為銅床條約；接着又商量她此後的生活方針，她的希望：補習補習國文，將來可以到社會上做事，或者做一個教員，生活就能夠獨立了！他很贊成，勉勵了一下，於是這個問題就完全告一段落，往後便談不到此類關於金錢的掃興話了，一直過了三個月，也沒有談起過。

確是沒有談起過，總是在笑謔之餘，林小梵倦了，坐到桌子旁邊

的椅子上，悄然取出皮篋，拿出一疊鈔票來，很不經意似的向桌上一放；程紅珠迅速的接過，嘴裏還講着別的話，真是希鬆平常，一疊鈔票，差不多就是一疊草紙。所以程紅珠很快樂，她的心裏就只有計着他這個月裏一共宿在這裏幾天，真的，像是天然每月有四十元鈔票——或者多些，但決不會少——飛到她手上一般，脣舌都不費，他悄悄的拿出來，她迅速的接過去。

但是在第四個月，快樂就屬於片面的她，他不快樂了；他爲了使她快樂，仍是和已往的三個月一樣，很不經意似的向桌上一放，其實，很經意；表面上裝着希鬆平常，不算一回事；她那裏曉得這四十元裏面，有十元是向同事借來的呢？自然他的借錢是出於偶然，再拮据

些，總不會連四十元也拿不出；或者今天借了，明天就還，不過既然出於「借」，總不很快樂了。當他裝着不經意的樣子由皮篋中拿出來時，不無有「可惜」的感想，借了錢給別人使用。

程紅珠那裏覺得，依然輕淡的說：

「時候不早，今天就在這裏吃晚飯罷。」原來這天是下午五點鐘的時候，將四十元送給她的，還是特地送來，不像已往的三個月，忽然想起就由皮篋中拿出，所以這也是特異的一點。

但是過不幾天，經濟恐慌的弱點就露出來了，不過還沒有到她驚恐的程度。

「樓下房東太太有個親戚不知從那裏帶了一疋印度綢來，打算賤

價賣給房東太太，房東太太一時沒有錢，和我談起，要介紹賣給我，貨色是看過了，不錯，我想倒可以買下來，很合算！」程紅珠說。

「不見得便宜罷。」林小梵說。

「怎麼不便宜，比較到店裏去買，至少便宜兩角錢一尺。唧，這正印度綢，還在樓下房東太太那裏，我可以取來給你看。」程紅珠不服似的說。

「不必！不必！我現在沒有錢，看中了也還不能買。」林小梵懶懶的說。

「我現在沒有錢，」這話不像是從林小梵口中說出來的。她自從認識林小梵，一直到現在，沒有聽他說過這句話。「你沒有錢，我有

呢。」她戲着說，就是不相信他的話。真的，林小梵如何會沒有錢。

不過印度綢總是決定不買了。程紅珠很乖覺，看了他的態度，「沒有錢」的話，雖然不足信，他不高興買那正印度綢，却顯然可見，所以就不繼續追下去。談了幾句不相干的閒話後，林小梵起身取熱水瓶，倒了一杯開水，一面說：

「今年的運氣壞極了，又是失敗，失敗了三次了！」

「怎麼失敗？」程紅珠愕然問。

「公債失敗，——你不曉得，或者說明了你也不懂，就是投機事業，賺錢容易，虧本也容易。」

「你虧本了麼？」程紅珠緊接着問。

「自然虧了本，才說失敗，今年已經兩次虧本，這是第三次了；前兩次虧的數目小，我也不十分介意，只要大大的翻一次，就翻回來了。不料翻本沒有翻到，竟又全軍覆沒，以後便連翻本的本錢也沒有，完全絕望了！」

「共虧了多少？」

「八千元。」

「八千元，」她照樣的說了一聲，把眼睛呆視着他的面，似乎也不足相信，又問：

「可是真的？」

「誰誑你，笑話！」面色沈着的答。

面色證明了他的話是真的，她驚異的說：

「竟虧了這許多！嚇！」

「運氣壞極了，去年那麼順利，好像是夢，總是賺進沒有虧折過。」林小梵噓了一口氣，一杯開水已經吃完，重新倒第二杯；她很殷勤的拿過熱水瓶來，替他倒了一杯。

這天，二人都不快樂，林小梵臉上罩了一層黑氣似的，悶悶的坐着，無聊的吃開水，又看看久擱着的一冊文藝雜誌，沒有話；程紅珠也沒有說笑的興致，同樣的悶悶無聊，大家默然良久，她才欠伸說：

「好燒飯了。」

於是去升爐火，弄菜，切了一碟子火腿，這是他歡喜吃的；但在

午膳將要燒好的時候，他忽然立起來，說：

「我走了！」

這又是出於她意外的，她的詫異和不樂的態度，幾乎和聽到他虧折八千元的話一樣，兩個眼睛呆視着他，說：

「已經燒好了飯，爲什麼不吃？吃了飯再去就嫌遲麼？」

「近來的心緒，非常惡劣，不願意吃飯，我到公司裏去了。」

「到了公司裏也要吃飯的呀。」

「吃飯固然要吃飯，此刻還不覺餓。」

「少吃一點。」

居然挽留下來，忙亂一陣，幾碗菜擺在桌上了；吃時，林小梵臉

上還發現笑容，她也就略略寬心。林小梵說：

「八千元，連先前所虧的，共一萬元多些，可惜呀！前回兩次失敗，在這裏告訴過你麼？大約談過的……」

「沒有告訴我過。」她緊接着應了這一句。

「在我們做投機事業的人，虧折一兩千元，實在不希罕，今天失敗，過不幾天，又翻回來了；不料這回竟是全軍覆沒，三天工夫，失敗八千元，嚇，一萬元到別人袋子裏去了，要是還在我袋子裏，那是何等寫意，一萬元也夠我揮霍咧。」

「誰教你不當心呢？」她並不十分明瞭於投機事業，這樣責備着

「哈！」他笑了一聲，「這有什麼當心不當心，公債市面，瞬息萬變，誰能預料呢？早這麼兩個鐘頭交割，還只虧四千元。——」

「該死！怎麼不早兩個鐘頭交割呢？」

「嘻嘻，預先曉得失敗，也不去做了。」

只吃了一碗飯，就攔箸。「怎麼只吃這一點？」她這麼說着，但是並不強他再吃。他丟下碗箸，取了一匙菜湯送到口邊剛要喝下去而未喝下去的時候，湯匙停頓在口邊，又惋惜似的說：

「嚇，一萬元到別人袋子裏去了，要是還在我袋子裏，那是何等寫意呀！」

一匙湯喝下去，就立起身來着衣，拿溼的毛巾在口邊揩抹了一下

，走了。

他走了，但是室中的空氣，却從此變了兩樣，和在他未到這裏來以前的空氣，多少總有點變化了！她沉默了差不多有二十分鐘之久，樓下房東太太的小孩子跑上樓來，並沒有怎樣吵，她就覺得憎厭；從前很歡喜這個小孩子，一見孩子的面就要拉到身邊來，今天不然，而且低低的說：「下去，你的媽喊你。」

開始走入蹇運，其實還沒有使她受到影響，不過總覺得有點聯帶關係，心上就擱着一付重擔子了。直到第三天，林小梵重來時，她趕緊看他的臉色，和往常一樣，不見得比前天的黑氣深，似乎沒有經過什麼大失敗，她才放了心；談了幾句閒話後，又自然而然的歸結到一

萬元上面去，她說：

「一萬元的事情結束了麼？」

「自然，早已交付了，還到今天麼？很吃力的。」他搖了一搖頭，又說：「很吃力，不容易弄得清清楚楚，然而負下不少的債了。」

「負債！」一句話沒有說得完。

「大約又疑惑是我誑你，我那裏有這許多錢呢？不到三個月，虧了一萬元，自然要負債了；不借債，那一方面的手續就不能清楚，以後不能再做，而且失面子。——」

「你還要做這種生意麼？」她突然駭訝的問。

「做，總是要做的，」他微笑，「看準了風色，或者可以一戰而

克，把丟掉的撈回來；不做，就永永不能恢復，所以做總是要做的。

「歇手罷，這是很危險的事業，假如再失敗，可怎麼好？」

「有失敗就有勝利，好似賭錢一樣，有輸有贏；誰的運氣好，就贏，立刻可以做富翁；運氣不好才會輸。」

「我看你的運氣，不過如此，還是不必做罷，或者過些時再做。」

「那自然，現在也沒有做的能力，剛剛虧折一萬元，一個錢也沒有了。」

「嚇！可惜呀！」

十個月

「你倒不必以爲可惜，我們做投機生意的，就這樣條窮條富，看得慣了，不希奇；反過來，我賺進一萬元，你又要歡喜得過分了。」

「算了，那裏會賺這許多。」

「噢，怎麼不會，我虧折的一萬元，那裏去了呢，不是被人家賺了去麼？」

「你相信再做就會勝利？」

「自然有失敗就有勝利，說不定的，本來和賭錢一樣。」

「到底危險！」只這一句，就把這個問題輕輕的撇開了；以後又談些別的話；她很佩服他的鎮定工夫，虧了一萬元，僅不過前天略現一種懊喪狀，往後就淡然，旁人倒很替他擔心咧，他自己居然還教人

不必以爲可惜，她想想，怎麼不可惜？一萬元的數目不能算小了。

於是程紅珠繼續過了兩個月以上的安甯生活，但是總不像從前那麼絲毫無憾了；其實，從前也還有些不滿的地方，——一時想起林小梵，希望他來，他竟沒有來——這一類的不滿，在現在就不成問題，自己也忘却了，她只覺得從前很快樂，不堪回憶，「不經意似的從皮夾裏取出鈔票，向桌上一放，」便成爲有價值的歷史，像是幾年前的事情了。

她說：「房東太太……」囁嚅着，他一聽，就知道下文，默然了片刻，才說：「明天罷。」這就是後來發生大變化——決裂——的朕兆，她也覺到，然而不肯說什麼，也默默然，眼皮下垂，似乎在那裏

沈思；這樣的態度，從前是不大看見的，於此可知她自己未嘗不明白了，房金九塊錢一月，都是每月二十五這天交付，因為她第一天搬進來是二十五日，一共沒有愆過一天期，在二十五以前付房金倒是有過的，這次，却延到二十九才付出去。

四天怕見房東太太的面，她心裏怨恨林小梵了，由二十二日起，林小梵沒有到她這邊來；二十八這天來了，還要說「明天罷，」雖然明天給了她二十元，付去九元房錢，還有十一元，總之對於房東太太方面，很難爲情了。她也不曉得還是受的一萬元的影響呢，還是他變了心？不過總看得出現在的林小梵，不見從前的林小梵了，她所明白的，也就祇這一點，——表面上的疏遠。

蹣跚慢慢的開展，程紅珠逐漸走入黑暗的環境裏邊，回頭看看幸福的道路，逐漸遙遠，終至於消失，身世之感油然而生；一個人陰凄凄的獨居在小樓上，怎麼他也不來，幾乎絕跡，處境的惡劣，就和未認識林小梵以前直接相聯屬，中間的一段，等於做了一個夢，意識清楚的時候，思想也和未認識林小梵以前聯屬着。

程紅珠打算到公司裏去會晤他，又恐不便，從前，他曾說過的，女人不能去，免得公司裏疑心，發生意外。所以她幾次打算，終沒有實行；大約就有半個月之久，沒有看見他的面，她着急起來，並且憤怒，於是就想起銅床條約，他顯然薄倖了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不生問題，由我擔任好了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那當然。」

答覆得何等響亮，還沒有一年，便忘了麼？她越想越憤怒，恨不得自戕；但在她憤怒到極點，籌劃對付方法的時候，他忽然來了，面上依然有笑容，像是很高興的樣子。

她對他看了一眼，不語。

他還是面含笑容，在床沿上坐下，全無抱歉之意，隨手開開面湯櫃的抽斗，似乎檢查什麼，忽見一塊圓的糕，已吃了一半，成爲月牙形；他就笑起來說：

「還是孩子脾氣，吃了一半又擱下來。」他把半塊糕攥在手上。

她默然不答。

「現在這裏怎樣了。可缺錢使用麼？」將半塊糕仍放在原處，隨在皮夾裏取了兩張鈔票，送到她面前來。

這倒出於她的意外，使她準備宣戰的勇氣突然餒敗了，眼中就落下淚來，且不看鈔票，先責問說：

「你現在很忙呀！」這一句裏，有無限的怨恨悲酸包蘊着，聲音微顫。

「是的，我現在確是很忙。」

「既然事情多，那麼，你先把事情做完畢了再到這裏來也不遲，

何必又忙忙的先到這裏來呢！」

「呾呾！你誤會了，我料定你必然誤會的。」

「什麼誤會？」她說這一句，就又引起了憤怒，不能再忍。

「我到南京去了一趟，所以沒有來看你啊。」

「到南京去——」她低着頭含糊說了一聲。

「難道你疑惑我是假話，呾。」臉上却也露出不快之色來。

「你到南京去，怎麼不先告訴我一聲？這裏——」

「因為公司裏臨時發生一件事，匆匆趕去，所以不及跑來說一聲

；這裏——我知道的，十塊錢暫時夠用罷？」

「有什麼不夠用。」她這纔將兩張鈔票收起，拿毛巾擦一擦面，頓

時改了一個樣子，又停了一下，她的說話神氣，就緩和許多。再過了一會，他們兩人已經並肩絮語，一團和氣了。

但是由這次晤面後，又輕易看不見他，差不多又是一星期沒有重晤過；程紅珠很奇怪，測不透他是什麼心思，自己好像坐在廣大而黑暗的牢獄中，有人送一碗飯她吃，她就吃，沒有人送來，她也沒有方法去尋求，只好癡待那送飯的人來；可奈送飯的人竟不來，她就只好餓死。她想：林小梵許是變了心了，他現在雖還未斷金錢上的供給，然而已是很難了，她的心腔裏，從此就時時覺得空洞，像是失去了他的心。

女子感到失戀的痛苦，比男子失戀的痛苦更利害；尤其是程紅珠，

經過一次大創傷後遇到林小梵，小心惟謹，希望風平浪靜的了却一生，誰知不久又發生變化了。她自己竟絲毫不明白何以會失戀的原因，從悲觀方面設想，非常可怕，死氣充滿了四周，於是她惟有哭泣，發洩胸中的悲哀了！

偶然到親戚家裏去走走，回來時，房東太太說：「林先生剛剛來過，看不見你，去了。你到那裏去的？」

「他來的麼？」程紅珠默然一下，又說：「我到一個姨姊姊家裏去的，偏偏他來了，可會上樓麼？」

「沒有，我請他坐一坐，也不肯，就走了。」

她沒有什麼話說，惘惘然登樓，發了一回癡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「

巧極了，盼望了十幾天，他不來，偏偏我出去了，他忽然跑來——」

事情越過越湊巧，在第三天上午，林小梵又來過一次，她出去買小菜，又沒有遇着，也是房東太太告訴她的。她問：

「他來時，可會有什麼話麼？」

「沒有，我請他坐一坐，仍是不肯，就走了。」

「晚上七點鐘光景，林小梵託一個朋友送來了二十塊錢，並說：小林這幾天身子不爽，今晚竟發寒熱，不能來；他預備告假到醫院裏去住幾天，請我給個信你。」

她忙問道：「什麼病，要到醫院裏去呢？」

「咳嗽了好幾天，發寒熱，痰中有時帶血。」

「呀！痰中帶血麼？這不是耍的；你今天可還能遇到他麼？」

「說不定，或者能遇到，你可是有什麼話說？」

「沒有，我不放心，請他有便到我這裏來一次，我又沒地方去尋

他；真的，痰中帶血非同小可，要趕緊醫治。」

「他說今天上午來過的。」

「我恰巧出去買小菜，不會遇見。」

「我看見他時，給你說一聲就是，大約今天晚上總不會來的，時候不早了罷？七點二十分，遲了；他還教你以後不必常到外面去，以免他興匆匆跑到此地，看不見人。」

「噯！」她不禁着急起來，「我也不知道爲何這麼巧？他來了兩

次，我都恰恰出去，好像我終日不在家裏似的；其實，我是不大離開的，也沒有什麼地方可玩。」

於是那位朋友就告別了，她盼望林小梵來一次，又失望；但是有了二十塊錢，精神上到底覺得鬆弛一點。從前，金錢不和她的精神發生關係，完全不因金錢不愉快；現在，——

勉強過了十個月還不足些，林小梵愈下了決心，一萬元虧折後，負了四千元債務，半年以來，拉東補西的方法已窮了；在許多索債的函中，忽然發現程紅珠的一封信，略略一看，就撕成數片，向字簍裏擲去，眉頭就在撕信的當兒繃起來。他的希望，此時她最好尋到一個替代者，可惜她並不勇猛熱心的尋求。

在第十個二十五日，——付房金的日子——他早晨就到她那邊去，這可又是出於他意外的，程紅珠不在家；他問房東太太說：

「這麼早，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

「昨晚沒有回來。」

「一夜不曾回來麼？」

「她說到姨姊那裏去的。」

林小梵點點頭，不再問，拿出九元鈔票給房東太太，一面說：「她回來時，請你教她不要到外面去，大概明後日我還來的。這裏是房金。」

房東太太應着，接過，說：「坐一回！」

的說：

「不客氣，還有點小事。」他走出來後，仰天噓了一口氣，暗暗的說：

「嘿，果然，末日快到了。」

將棄

「差不多十天沒有來過，他說病了，住在醫院裏；但是昨天還有人在一個地方看見他；你和他是好朋友，天天相見的，竟也有十多天不會會晤麼？」紐湘說，眼珠只是對方維城活動的轉着，一閃一閃的發光。

「唔！」維城說，「現在我的事情忙，無暇去會他，還不知道他生病咧！」

「是的，你很忙，他也很忙；他本來也比別人忙些。」

「大家都忙，」維城笑了，「你一個人住在這裏，不覺寂寞麼？」維城繼續說。

「我是生成的苦命，孤單單慣了的，倒也不覺寂寞；其實就是覺着寂寞，又怎麼樣？」紹湘突然現着怨苦狀，但是只一霎工夫，又回復笑容，說：「只要有飯吃，有衣着，患什麼寂寞呢？人類生在世上，本來沒有意思，糊裏糊塗過幾十年罷了！」

「真的，沒有意思！」維城贊成的說。伸手到衣袋裏，掏出一匣香烟，取了一支，紹湘早從身邊桌上遞過火柴來。說：

「別的，沒有什麼託你，遇到他時，請你說一聲，教他到這裏來一次，這裏沒有老虎，教他放心；其實你也未必能夠遇到他。」

「好，」維城竭力的吸烟，烟頭上的火，只燃了一半，火柴就熄了，趕緊吸，「遇到他時，當然代你說的，」又吸，直等到完全燃着，

才略停一停。

「你是他的好朋友，大概知道他現在何處，費心，請你說一聲。

」她又誠懇的說。

「見到面一定說就是，我去了。」

「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她問。

「先到南京路一個朋友處，回來或者順便到他公司裏去；不過——

」維成看看腕表，說：「快四點了，不知他在不在。」

「對不住，請你先到他公司裏去一趟，可以麼？」

「可以的，但是——」維成又轉過口來，「據你說，他現在在醫院裏，恐怕不在公司裏呀。」

「未必，也許他的病已經痊愈，昨天確是有個人在一個地方看見他的。」

「能够在公司裏會見，更好。」於是他就拿起呢帽，回身下樓，緱湘跟在後面說：

「謝謝你，請你就到他公司裏去罷。」

「就是，就是！」維城答應着，他已走到扶梯的末級，緱湘聽不清了。

維城走後，緱湘凄苦了一陣，癡待他來，他還是蹤跡杳然；她急了，到對過藥店裏借打電話，報了號數，好久才接通，他問：

「大誠銀行麼？」

「是的——你那裏？」

「我——」

「是誰？」

「我姓潘。」

「請什麼人接？」

「梁先生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梁知行，——就是他——」

「唔——等一等。」

接電話的大概是茶房，她將聽筒置在耳邊，等了好一會，才有第

二次回音，她以爲是梁知行來接了。於是趕緊準備幾句簡捷的話，先問：

「你可是知行？」

同時，那邊說：「梁先生不在這裏。」還是先前接話者的口音，她忙問：

「怎麼梁先生不在公司裏？他——」

「不曉得！」搖斷電話的鈴聲，同時一響，她廢然把聽筒置還原處，懷喪而又含着憤怒的回到自己屋中來，呆呆的發怔；她不料梁知行的心竟變得這樣快，沒到一年，就視如陌路了！

用電話探問，是在方維城來過後的第三天午後，從前方維城也常

常來的，現在，也差不多絕跡了，她益覺陰淒淒的苦悶，有什麼話也無人轉達，並且料定那天方維城沒有到他公司裏去，他們是一類，說的話也是一樣，沒有歧異。

其實，那天午後，方維城真的先到他公司裏去，也會見了梁知行；那時候，梁知行已過了辦公時間，——下午四時——但是還沒走開，兩人先談閒話，維城看看知行的臉色，沒有變，紅紅的，潤潤的，絲毫沒有病的樣子，他就明白了，不知怎的，維城忽然替紹湘起了不平之意，故意的問：

「你可是生病麼？」

「沒有，誰說我生病的？」

「她說的，」維城笑了笑，繼續說：「剛才，我從廠裏出來，經過緞湘門外，想起你，進去看一看，她說你已經十多天沒有去過了。」

「

「哦！你到她那邊去的。」知行說時，對維城凝視了一下，但隨即就把眼皮垂下去。

「

「不過偶然想起你，進去看一看，那邊，我也多時沒有去過咧。」

「她說什麼？」

「說是你病了，住在醫院裏。」

「你說什麼呢？」

「我麼？我沒有什麼話說，本來不曉得你生病呀。」

「你大概就老實的說我不會生病罷。」

「倒不，我說十天以來，也沒有和你會晤過，於是她就央我請你到那裏去一次，她很盼望你，不放心。」

「知行默然，維城又說：『我看你有暇須得去一趟，——』這句話說完，也就默然不再說，案上有報紙，翻檢了一張閱着，小小的辦公室中就突然沉靜下來。」

「你真笨——」沉靜了不到三分鐘，知行忽「若有憾焉」的說。

「怎麼我笨？」維城把報紙一推，眼睛注着他問。

「你不該——這也難怪，多時不見面，你不曉得，但是你既去了

，就該圓滑一點，她說我生病，你不妨隨着她的口氣，也說我生病，她就不疑惑了，這樣——」

「我那裏曉得你生病呢？」維城不樂的說。

「是呀！你不曉得，不過做人總要圓滑，現在是不能老實的，老實就要吃虧。」

「我就是生成的老實人，叫我虛偽，總覺不慣。」維城似乎有些怒了。

「哈哈！笑話！不過這麼說說而已，犯不着爲了一個女人，弄得我們生出意外枝節來；算了，以後你也不必再去，大概我和她快要解決了，我不能爲了她犧牲幸福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維城很訝異，「解決麼？不必，隨隨便便的混過去罷了，大可以不必。」維城到底是忠厚老實人，他的心終表同情於弱者，他尤其不願女人受男人的玩弄，蹂躪，所以他立即表示反對。

「我們這種人，竟被一個女子羈縻住，去做妝台奴隸麼？嘿！說也不用說起。」

「你當初怎麼又那樣瘋魔？我的記憶力再不濟些，終記得你一連三天到車站上等候她到來，像是下屬迎接上司那麼熱心。」

「這！」知行微笑，瞧了維城一眼，說：「維城，你真是個老實人，太老實了！男女戀愛，誰能免得掉？不過是這麼高興一回，若是碰着一個就永永廝守下去，那倒變成笨伯，自己鑽到煩惱圈裏去了。」

現在是沒有這種人的，除非你老兄——」

「我麼？我確是沒有你這般殘忍。」維城也帶笑說。

「唏唏！這也算得殘忍！」

「話雖如此，也要斟酌情形，看看對方是何等人，緱湘，我就相信她自始至終拿真心待你，不會稍微改變。」

「你以為她是個規矩人？」

「照我看，不能不算規矩。」

「她從前已有過兩個伴侶，我，第三個了，還規矩麼？」

「總之自和你相識後，確是重新做人，沒有什麼失德，我相信的

」。

「同她，還談到失德不失德，不配！大概解決之期已經不遠，瞧着罷；然而我也不肯過分難爲她，總要兩全。」

「你們當初不是有條約的麼？」

「那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。」

「何必！就這麼混過去算了，你要離棄，她不肯，多少總有點糾纏，不是片言可以解決的。」

「怕糾纏，就沒有解決之望了，與其因循自誤，不如快刀斬亂麻，爽爽氣氣的各走各路，雙方都有益，至多不過化幾個錢。」

「照你說，已經下了決心，沒有轉圓的餘地了。我倒不解，究竟爲了什麼原故，莫非現在她有什麼軌外行動麼？」

「那倒不能確定她，不過——」知行沉默一下，拿起杯子來，吃了一口茶，喉音忽然很低的說：「我近來的經濟狀況，你也知道大概的，若是在一年前，莫說一個緬湘，就是同時有兩三個緬湘，也可以如你所說，隨隨便便的混過去，現在可就吃力了，雖然不多，一個月起碼四十塊錢，因循下去，終不會好的，終不免因循到像今日決心離異的一天，所以還是早些各走各路的好。」

「唔——」維城恍然大悟似的說了這一聲，「但是——你雖然拮据，四十塊錢一月還不成問題。」

「現在我連自己用的錢都感到支絀了！而且，她真的隨着我過一世糊塗生活麼？因循下去，就是有錢，終不會好的。終有各走各路的

一天，還是早些解決好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最初結合的時候怎麼就想不到？」

「老實人的話總是一味老實，男女戀愛的起頭，大概都是顧不到後來的利害的，想又何嘗想不到呢？」

「那末你豈不是玩弄她？」維城忽然動忿般責問。

「這也是出於無法，經濟不困難，還可以勉強混下去；現在——
」知行搖搖頭，突然立起來，看看手表，「呀！快五點半了！」

「呀！五點半，」維城照樣訝異的說，也立起來了。「我還要到仁壽里去。」

「好！我也要到仁壽里附近藥房裏買一瓶藥水，一道兒走。」

他們就都取了帽子在手，走出來，一路上所談的，無非是關於緬湘的話，知行把經濟困難的詳細情形告訴維城，維城也就諒解，只有太息，不再說反對的話；但是兩人分別後，維城想起緬湘來，依然替她不平，代緬湘設身處地着想，覺得她此後不容易做人，故鄉不能去，在客地，經濟又是壓迫她，只好去尋一個梁知行第二來，可是也不容易，就是尋到，不到一年依然要聽到「終不會好的，終有各走各路的一天，」那豈不又要去尋梁知行第三麼？大悲劇的脚本和佈景，都已預備停當，快要開幕了，維城是個富於感情的人，所以不願意參觀，緬湘那邊就絕跡不去。她便錯認維城也不是好人，終於疑心維城在知行面前說了什麼壞話，知行才變心的，打電話給他，他不接，她疑

心得更利害了；因為兩天前託維城來會晤知行，結果維城也不見面，顯然維城又說了什麼了。

女子就是這樣多疑，她唯一的好友就是維城，什麼話都在維城面前說，維城也是知行的惟一好友，他們兩方面有什麼要緊的話而不能晤談時，都託維城轉達，維城就彷彿是一具傳聲器，但是現在她不信任這具傳聲器了。又等了約一星期，知行還是沒有來過，她更着急，雖然曉得維城服務的麵粉廠，離她的寓樓不遠，但是因為不信任的原故，不去託他；她自己發個很，在三點鐘敲過後，到大誠公司附近去等候知行；她已料定知行沒有生病，不在醫院裏，一定照常在公司裏服務，四點鐘敲過，他總會出來的。

一個人陰凄凄的立在大誠公司大門的左邊，無意義的看看來往行人，又從左邊跑到右邊從右邊跑到左邊，對面牆上「愛鵝牌香烟」的大廣告，她雖不識得，但是再跑到別處看見這五個字，便一望而知是和大誠公司對面牆上的五個字同樣的了。淒涼的感想，倒不過一瞥間發生，一瞥間即逝，爲的汽車鳴鳴聲常常使她的思想不延續至一分鐘以上，載着外國美麗婦人和外國男子並坐的汽車駛過時，她就萬分艷羨，尤其是婦人坐着，男子開車的伴侶，使她聯想到自己的情侶——愛火燃得最烈的時代的梁知行。

「知行！」居然等到了；知行由裏面走出來，手上執着一個報紙包着的小包裹，坦然喚黃包車，她忙喊了一聲。

「噢！」知行一回頭，看見她，就不禁吐了這個字，目光中充滿着訝異的神氣，略停一停，說：「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？」

緱湘倒沒有話說了，若是在屋裏，或者她就不免流淚，她祇說：「你好！」到底眼圈一紅，流下淚來，覺得再也忍不住了。

「這又何必！在馬路口，像什麼樣子！」知行着急說。

「你一向都住在醫院裏的麼？別人倒替你擔心着，你——」她用絲巾拭淚說，背着身子，似乎不願意和他說話的樣子。

「我昨天才由醫院裏出來的，——此時我也不多說，你一定疑惑我的；本來預備今天去看你，忽然又有事，這樣，我明天來罷，你不要出去——」

淑湘默然聽他說下去，不響，到末句，她怒了，說：

「我什麼時候出去的，出去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你又誤會，嘿！不要再歪纏罷，明天下午五點鐘，我一定來，好麼？」

「那當然任你的便，如果忙，就不必來。」淑湘說罷，就打算回去，又遲徊着，直到知行毅然重喚車，她才惘惘的走開，「明天下午五點鐘，」耳中猶聽得知行這麼說，他已坐在黃包車上，她回頭看時，知行正在車上旋着身子看她，她立下來，車子却就轉了灣，同時知行也把身子坐正了。

一離開了知行，她就懊悔，好容易見了面，該嚴厲的說幾句，怎

麼總也說不出。這一晚，晚飯也無心吃，其實早已覺得無生趣了，特爲惟一可靠的柱子，忽然有折斷之象，怎麼不悚懼？大概就有十幾天夜裏睡不着，總是胡想，過去的二十一年，一霎時能夠縮到眼前來，結果是空洞，自己的身子彷彿就飄飄然不知在什麼地方，恐怖最烈的時候，魂幾乎失掉了！

到明天，坐着等梁知行，他果然不爽約，在五點還沒敲就跑進來，睜着眼睛向屋中的四周一看，一切沒有變動，祇是她的面色變了些，靈活的眸子也變呆滯；一進來就坐在臨窗的椅子上，她，仍舊坐在床沿上不動，本來要起身把一扇關着的窗子推開的，知行跑進來，就中止了，面色愈沉着，彷彿在那裏表示不妥協的反抗精神。

「今天的月色，一定好，一片雲也沒有！」知行無聊的獨語着。

「剛剛五點，」知行又看着手錶說，回過頭去，恰和紹湘的視線碰了個正着；原來紹湘也正瞧着他。「是剛剛五點呀！」她含怨的說，緊張的空氣，就緩和許多，終於交談了。他說：

「大概現在你沒有錢使用罷？」於是就很爽快的取出二十元鈔票來給她。

「不要緊，這裏的錢多得很，你留着自己使用好了！」她不接，忽然流淚，不住的用絲巾擦眼睛。

「咳！這算什麼！」知行很着急似的，又說：「拿去罷，別這麼小孩子氣習了。」

鈔票接過去不久，空氣就更緩和下來，她很很的責問：

「你當真生病的，騙誰？然而這還不成問題，我今天倒要問問你，究竟存着什麼心思，預備把我怎樣？」

「這是什麼話，我何必騙你。至於問我存着什麼心思，更是怪事；存着什麼心思呢？自問我待你還是和從前一樣，不過現在事情忙些，又生病，不能常來看你，你就疑惑了。」

「事實是這樣，還說我疑惑，其實，疑惑早已成爲過去，深信着你不懷好意了；說明白些：現在談不到疑惑，疑惑早已證明爲事實，掩飾不了的。」

「那也無法，女人和男人最顯著的不同之點，就是多疑！」知行

嘆息似的說。

「男人不變心，女人又怎會疑惑呢？」緞湘又流下淚來。

「話雖如此，昨天你不該到我公司門口去等我，被同事們看見了，像個什麼樣子，你就不慮我的職業發生問題麼？」

「昨天不去看你，你今天不會來的；怎麼你就單責備別人，不問問自己？好！既這樣，將來恐怕不但在門口等你，還有進去看你的日子，你不顧我的死活，像我這樣年輕無告的女子，那裏還顧到別人呢？」

「那也無法，只好由你！」知行冷冷的說。

「總之，大家拿出良心來，不要忘了當初談定的條件，我自然不

會走到貴公司門口去的；誰願意癡立在人家門口等人呢？」

「這話不錯，贊成！」他微笑着立起身來，又向四周環視了一下。「你走麼？」她問着，「還要去看一個朋友，明天見。」她也不挽留，竟讓他走了；但是他才下了扶梯，她忽然又懊悔，覺得室中的空氣多少又變了一變了！

她的確不應該到他公司門口去等候他，這一來，他愈加厭惡，離異的心志更堅決；他知道談判時總有糾葛，所以這時就匆匆到一個充當律師的朋友那裏去，商量一下，爲的還有一張約文在她手中，恐怕總免不了構成法律問題的。

離婚

似乎聽得房門外有人在那裏說：「徐小亭回來了，」她就下了手上結的絨衫，走到門口來，一瞧，表兄林志琴正和母親談着，喉音不高，母親臉上露着不樂的神氣，身子仰靠在椅背上，側着頭；寂然了一會，母親說：

「真的回來了麼？」

「回來已經三天了，今天早晨，我的叔父在杏花樓——茶社名——遇見他，和一個少年人在一起吃茶，氣色很好，比較從前在家裏時豐滿得多，衣服也入時，大概在上海很得意吧。」

「居然回來已經三天——」母親還是不相信的說。

「你竟不曉得他回來麼？」

「不曉得，今年也沒有收到他一封信；我很挂念看他，他倒忘了我，想不到！」母親搖頭嘆息，「既已回來，就該到我這裏來一次，怎麼前天回來，已經三天，我尚不曉得呢！」嘆息後又說。

「他自然要來看你老人家的，也許剛剛回來，耐應多，不能分身。」

「耐應多，什麼耐應，也不會這麼忙——」

兩人又寂然不語，室中沉靜，她也就縮回去，坐在床前一張椅子上，不知怎的，只是呆呆的遐想，絨衫已無心結了。

「鄭家太太，吃過飯麼？」一個雞皮鶴髮的老婆子，走進門來，

堆着滿面的笑容，這樣喊着說。

「還沒有，早咧，請坐請坐。」鄭太太立起身來迎接，順手端過一張椅子來，老婆子道聲謝，坐下去。

「今年一定有喜酒吃了，剛才看見他，臉上不但氣色好，也胖了許多，真是你老人家的福氣！」老婆子誦揚着說。

「誰？你看見誰？」真的，鄭太太一時不明白；但不久就觸悟到，老婆子沒有答話以前就觸悟到，當然是指的徐小亭。

「笑話！你老人家還裝糊塗；我說的徐少爺呀，徐小亭徐少爺。」

「呸，他，回來了麼？」鄭太太冷冷的說。

「聽說徐少爺在上海很得意，一個月要賺到二百塊錢左右，嘿，不容易呀！這一條街上，有誰能夠賺這許多錢呢？老早我就看得出徐少爺不是等閒之輩，並非現在說現成話兒，一副相貌老早就和常人不同，兩樣，看得出的，將來還有大富大貴的日子，不久，瞧着罷。」

「你倒能夠做相面先生了。」鄭太太笑了起來。

「的確，我看人很準，不會錯的；瑾珍小姐也是天生的福相，恰好一對，或者沒有瑾珍小姐，徐家少爺便不會發迹到這地步，她又是天生的幫夫相，你倒不必一味的不信，相貌很有點道理的。」

「越說越令人好笑了，徐小亭就怎樣的發迹，值得這般恭維。」

鄭家太太始終是冷冷的，鼓不起興致；可憐，如果徐小亭當晚或者第

二天早晨就親親熱熱的來看她，她也就高興了，聽了老婆子的話，也就喜歡了，她此時反而覺得有些刺耳，老婆子太囁嚅，然而老婆子又那裏曉得鄭太太有這一段難言之隱呢？

「大概你也看見過徐少爺罷，自然，他總要趕來拜見你的，不消說得，你看他不是胖了不少麼？」

鄭太太只點點頭，不說什麼，默認她看見過小亭；其實可憐，她連徐小亭已經由上海回來也不曉得，倘非林志琴先來報告一聲，聽了老婆子的話，還不知要怎樣的詫異，也許還要斥責老婆子說的是瘋話；可憐她竟變成一個冷血的人了！

怎麼也不能使她興奮，鄰居有人發了迹，一個月賺二百多塊錢，

也要替那人歡喜；何況是自己的女婿？一個很窮的人到了上海就能賺這麼多，應該更歡喜，不料反變成冷血的人，還似乎很不平，不能使徐小亭賺這麼多的錢，錢賺得多，他的心就跟着變了。無論什麼女人，處此境地，大概都想得到這是應了前人所謂：「丟掉青竹竿，忘却討飯時。」在一年前，徐小亭雖不至於討飯，然而很窮，那時候對岳母很親熱；現在得意了，就不把岳母放在心上，回來三天，竟絕跡不到鄭家來，於是鄭太太灰心，她從前希望着徐小亭飛黃騰達，女兒嫁過去，可以過一世快樂光陰，如今這希望總算已成爲事實了，豈知徐小亭竟變心，依然大失望，這樣的失望比較徐小亭清貧如故或者再窮得利害些還要難受的！

鄭家裏因此充塞了鬱沉沉的空氣，抱着樂天主義的鄭太太，也就悶懣懣的像是患了病了；瑾珍尤其無趣，看出母親鬱悶的原因來時，只好一人伏在床上哭。大約又過了三天，徐小亭只是在外面忙着應酬，絕口不提婚事，許多人都以為小亭這次回來，雖不爲了娶室至少也與娶室有點關係；爲的兩人年事，都已不小，從前經濟困難，無力迎娶，現在當然不生問題，應該着手籌備了；第一，四項首飾只備了兩樣，衣裳與布疋也要准備；其次，徐家的房子狹小，也要及早另覓較大的房子，至遲到年底，總要迎娶，不能再遲，怎麼徐小亭全然不在心，像是沒有這回事，一般喜歡干預閒事的婆婆媽媽們，便都奇怪起來，看見徐小亭就問，徐小亭的答話，都是「早得很，現在談不到，

「那裏還早，徐小亭已經二十五歲，瑾珍也二十四歲，人家十八九歲就娶親，到二十五歲，差不多手上抱一個小孩，後面跟一個小孩了。

這不能不算奇事，引起了大家的研究興趣，回來一禮拜之久不曾踏進鄭家門檻一次，大家也曉得了；起初誰也不相信，未往上海以前，不時的到岳母家裏去，分別了一年，倒不去看看岳母了，尋常鄰居和住得遠的朋友家裏都去過，獨不進鄭家的門，不是顯然有緣故麼？於是有人疑心徐小亭在上海有了新歡，不願意娶瑾珍，這裏的女子自然不及上海的女子動人，誰都這麼想，鄭太太自己也疑惑，到徐小亭忽然有離婚的表示時，大家就彷彿證實了他在上海一定和別一個女人發生了關係，雖然徐小亭不承認，大家都深信着。第一個喫驚的還

是瑾珍。

「本來，我不反對舊式婚姻，也不反對舊式女子，我極端敬重她——瑾珍——她從前是一個舊禮教下面的完人。我的腦筋固然比較新一點，但是我絕對不主張娶妻要娶新式女子，娶新式女子說不定要蒙大害；大家都曉得的，新式女子大概消費很大，經濟力薄弱的人，負擔不起，這是她們還沒有完全明瞭婚姻自由的真道理，和怎樣分別爲新舊女子的緣故。新式女子，不是着幾件時髦衣裳，剪掉頭髮，一反從前蟄處香閨而爲滿街走的就算新，這是形式，實際比較舊式女子還壞。所以不如索性娶舊式女子，倒能平平安安的過一生。然而，舊式女子倘然貞操方面有了缺點，那就一點價值都沒有了。舊式女子所可

寶貴的，不過是貞操——」徐小亭的姨弟陳允之和鄭家也有點兒戚誼，總算是男女兩宅都有關係的人，便向徐小亭提出質問，徐小亭漫然這麼答。

「是的，這話很有見地；不過照你說，可是疑心瑾珍貞操方面有缺點麼？」陳允之問。

「倒不，我在外面一年不會回來，那裏曉得她貞操方面有沒有缺點呢？我還是很敬重她，她依然不失爲舊禮教下面的完人。」徐小亭說，忽然微笑了。

「聽聽你的口氣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疑心瑾珍有什麼失德，是不是？我看，瑾珍並沒有什麼軌外行動呀。」

「誰說她有軌外行動呢？我不過隨意發表些拙見，和瑾珍沒有關係的，你不要談會。」

「真操既不成問題，其他什麼緣故要離婚呢？」

「這——」略頓一頓，說：「就是因為敬重她，才不敢造次——」

「

「什麼？」陳允之突然立起身來，像是奇訝，但不久又坐下，却在桌上香烟罐子裏拈了一支香烟，一面擦火柴，一面說：「你的話都是神祕，令人不懂，你——」因為火柴已經擦着，將香烟啣上口，燃吸，一句話，就沒有說完。

「我想，一個人經濟不充足，沒有負擔他人生活責任的能力，就

不能貿然娶妻；因為自己沒有負擔他人生活責任的能力，娶妻後，痛苦很大，不但自己受痛苦，妻子不能過舒服日子，尤其痛苦，終至於兩敗俱傷，雙方都陷入困境。那又何必呢？舊式女子全要依賴男子，男子的責任就更重，所以格外要費些考慮。」

「這又何消說得，女人嫁了丈夫，自然依賴丈夫過活，除非娶一個有本領的新式女子，自己能賺錢。」

「新式女子，我也不贊成，總之，你不要誤會，我不是因她是個舊式女子，才躊躇不娶；她是我敬重的一人。」

「那末就該籌備迎娶，兩方面的年紀都不小了。」陳允之露出不耐煩的神氣。

「在五個月前，我真的敬重她，總希望竭力替她造一個幸福環境；我家裏很窮，那是誰都曉得，生活簡單，只勉強敷衍，我的意思瑾珍就過不慣，也許她能夠安貧，過得慣我家從前的日子，但是我總不肯，總要使她嫁到我家來，舒舒服服，不憂衣食；預計十月裏可以結婚了，憑我的能力，這一點還不難，在寫到我叔父的家信裏就說過，朋友面前也談過。真的，我不但在五個月前就這麼希望，三年前便計劃着，怎奈運氣太蹇，不能如願，否則早已娶了，早些娶，倒也不至於使她沒飯吃，然而總很苦，不舒服，她不舒服我就痛苦，良心上便愧對，我不肯使我的良心上常受責備，所以因循下來了，愈因循又愈覺對不住她，這歉意一直到五個月前還沒有消失，如今可憐，種種

願望都變成空虛，我竟如受了大創傷，並且這大創傷一時還治不好，正在求醫，不要誤會，我所謂空虛，是我期待着的十月以後的共同舒服日子沒有實現可能，終於永遠期待着了。明白的說，就是我的境況很壞，沒有負擔他人生活責任的能力，現在如此，將來也不會好，差不多一個人照顧自己都有些不周，何能娶妻？你的話，誠然不錯，雙方年紀都不小了，我聽了更凜然，男子年很大還不要緊，女子大了擇配就有困難，所以不能再因循，徒然誤人誤己；我敬重她，無論如何不肯使她爲我受痛苦，貿然迎娶而不能負擔她的生活責任，豈不反害了她麼？惟有取銷婚約，及早另配一個富有的人家，尙不爲遲。離婚在現社會不是可恥辱，何況沒有結過婚，她還是清白之軀。你訝異麼

？我說得很明白，因為我敬重她，才不肯害她，她嫁了我終身就沒有舒服日子過，我自己也痛苦。」徐小亭說完，又吁了一聲，「咳！」似乎還有話，却不說，也伸手在烟罐子裏取了一支烟來。

陳允之從身旁茶几上把火柴遞給他，一面說：「你的話愈說得多，我愈不明白；究竟是什麼意思？若是說，你現在窮，無力迎娶，那就是開玩笑，誰也不相信你現在沒有娶妻的能力，太客氣了，哈！」

「竟真的沒有這能力，我自己也不知何故，賺幾個錢，總不够使用，並且未來的境況，恐怕還要比現在壞。」

「這又怎麼說，未來的境況自然比現在進步呀。」

「說不定。」徐小亭努力吸烟，似乎話已說完，毋須再贅了。無

奈陳允之依然不得要領，和沒有得到答覆一樣，他很着急起來，起身在室中小步了一下，仍坐到原處，曲着身子把頭伸到徐小亭面前來問：

「我還是不明你的意旨所在，雖然說了半天，却令人愈模糊；我看不必，你現在很得意，還是早早完姻，了却手續罷。喜酒終歸有得我們吃的。」

「你還是不明白——」徐小亭淡然說：「真笨，說得很明白了，你細細味我的話，總該知道，這時候不是隨便勸幾句就能令我回心轉意的，此志已決，不可勉強，空費唇舌，絲毫沒有用處！」臉色突然的一變。陳允之不禁愕然，伸到徐小亭面前的頭，立即縮回，全身軟

軟的仰靠在椅背上。

「噯——」好久，陳允之才似嘆非嘆的說了這一聲。「我的確想不到你的說話裏有什麼意思！」

「沒有意思，我窮，沒有娶的能力；我們是僅有名義的未婚夫婦：她還是清白之軀，不成問題的。我替她設想，最好另配一個像我們鄰人楊世初那樣人家的富家兒，一世不愁吃著，比較我這窮措大，高得萬倍，你也不必再害她了。」

「呀——」陳允之更詫異，「你聽了什麼人的話了，外面的流言，不能信的；小亭！你——」陳允之惶惑似的說。

「怎麼說我聽了別人的話，哈——你竟是有成見的；但我並不知其

他，不過照我的處境，沒有娶妻的能力，所以主張解除名義。如果鄭府上有疑慮，怕我將來更窮得利害時發生糾纏，那我此刻可以請一位律師擔保，本來解決離婚，非經律師辦理不可，實行離異時，自然用合法手續，使得永遠沒有糾葛，鄭府上也才放心。」

「這是什麼話，不必，說說而已，我料你也不忍做到這地步。」

「有什麼不忍，我於瑾珍，絲毫不愧對，在五個月前，確是竭力準備替她造一個幸福環境，後去灰心了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就像在冰冷的窖中立着，運氣不好，願望便變成空虛。」徐小亭手上的烟捲，已賸小半段，吸了一口，擲去，「空虛！噯！人生的興趣完全喪失了！

」

「你就不替瑾珍設身處地作想，舊社會裏容得離過婚的女子麼？

「僅有名義的未婚夫婦，離異後不會遭人輕視的，須知她還是處女，一個清清白白的女兒，名譽上決然沒有影響，何況現在是文明時代。」

「話雖如此，人家一定疑惑她有了軌外行動，才會被夫家拋棄；而且，瑾珍不是新式女子，自然要引爲奇恥大辱，卽時或許鬧出意外變端來也論不定，我看你還須慎重考慮一下才行。」

「那我也管不了許多。」徐小亭斬然的說，起身走到窗前，室中又沉寂，歷有十分鐘之久，彼此沒有開口。後來，「再見」二字，無

力的由陳允之口中送到徐小亭耳中，徐小亭一回眸，陳允之低着頭走出去了。

徐小亭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

兩星期後，徐小亭已預備動身回上海了，依然沒有踏進鄭家門檻一次；大家都曉得他不滿意瑾珍，要離婚，離婚的原因也漸漸明瞭，不再妄加猜測，是爲了瑾珍有軌外行動，和楊世海有些關係，這是謠言，不知徐小亭怎麼會曉得的。

一個年紀很大的老太太感慨似的說：「生了女兒不會管束，我說外面謠言很熾，不要被徐家曉得了不便，鄭太太不聽，現在怎樣了！『嘿！』」

不久長

梁震和李荔英的戀愛歷史，總算很久長，由同學讀書時相識，經過友誼、愛、戀愛、訂婚、結婚，迄於生下一個小梁震，他到北京去了；到了北京後差不多一個月總有四五封信，愛情沒有變，再由北京回里相聚一月，又到北京去，大約三個月不足，就不對了，居然有過兩個月不寄一封信來，有信寄來也寫得很潦草、簡單，讀了乏味。

覺察梁震有了變化時，已在他重到北京去的第十個月，最可悲的，李荔英把小梁震的照片寄給他，小梁震很肥胖，拍得也很好，一種憨稚之態活現在紙上，她以爲梁震接到後，總有一封充滿愉悅的覆信，誰知等了一個月，他才有信來，竟沒有提起，大概信已寫好，忽然

想到照片的事，就在信封背面補寫了「照片收到」四個字，沒一句贊詞；照片總是收到了，看過了，這樣可愛的孩子，他也不覺得歡喜，真是個涼血動物，對於孩子的母親也就可以得一種想像，一定是變心了。

但她也知道他近來很得意，初到北京時不過在財政部裏當科員，後來，科長，泉幣司幫辦，代理泉幣司長，現在快要實授了。他的官運真好，一步步升上去，升得快；越熱中於官，越冷淡了妻子。

她寫信去責問，總是和石沉大海一樣，得不着回信，就是有了回信，都說事情忙，沒有寫信的工夫；是的，泉幣司長咧，自然很忙，然而從前做科員的時候，怎麼有工夫寫信呢？泉幣司長，地位是很高

，辦事不見得比科員還冗煩；其實，沒有工夫寫信，不過是這麼一句話，再忙些也能寫信，肚裏餓得就要吃點心，孩子在旁邊哭，還可以坐着不動的把一封信寫完，不肯中止咧。什麼忙，已往的經過，誰忘記得了？誰能夠騙誰？

伉儷間就變成水火，她怨恨了；她由了解情愛以來，沒有嘗過失戀的味兒，沒有受過委屈，這回變化，所以更痛苦。丈夫做了高官，家中一些沒有改造，仍是科員時代的生活狀況，老而聲的娘姨，依然只能做做樣子，表面上用了僕婦，實際上要自己操作，情愛濃烈的時候很高興，一灰心就不能耐勞了，這自然也歸咎於梁震，他不肯多寄錢回來，使她得不到物質方面的愉快。

不久長

小梁震倒是很可愛的，漸漸大起來，學步了，也會叫媽，她因此還得到一些慰藉。

然而總覺得所失者大，丈夫的愛情，是無價之寶，女人一生恃爲生活的，無非是丈夫的愛情，其他都是空虛，金錢不過改善物質的滿足罷了，失去了丈夫的愛情，就好比失去了靈魂，容易變成槁木死灰，看得世間上一切都淡然，什麼也和自己沒有關係，生命之燈被狂風吹着似的快要熄了。

開始感到淒涼、煩惱、悲哀，及一切無可奈何的况味，小梁震很不乖，只是哭，爲的她不像從前那麼加意勤護他，非分的討取食物玩具她就憎厭了；她對於小梁震疾言厲色的斥責，就是她內心懊悶的反

應。

李藏菴，是蒭英的哥哥，失業三年，很困苦，以爲妹夫做了財政部泉幣司長，不難替他謀一個位置；誰知連寄了幾封信去，梁震連回信也不寫，他很驚奇，梁震不是勢利人，何況彼此至戚，暫時謀不到位置也應寫信說明，爲什麼置之不答呢？藏菴急了，就老實的再寫一封信去，說，現在真的很困苦，打算先到北京來，等候機會，你在京任着要職，求一個小位置大概不難，只要有棲身處，解決目前的衣食問題我就滿足了。果然這封信寄去，梁震恐怕他真個先行來京，隨時就覆，叫他暫耐些時，自有機會，不必徒勞跋涉。藏菴忿忿的到蒭英家裏來，預備把滿腔的鬱氣抒洩一些，可是見了他妹妹的面，他又吃驚

起來了，他不料妹妹竟像生病似的，雙目無神，小梁震在旁邊哭，她彷彿沒有耳朵，聽不見，老而聾的娘姨在廚下燒飯，也不去照料，不管清潔不清潔了，於是藏菴就頹然，先去抱了小梁震，安慰他止了哭。

「變了，連小孩子都變了，只是哭，像是死了他的娘，討厭。」

荔英怒視着小梁震說着。

「孩子總是會鬧，你要哄哄他，不能嚷。」藏菴說，又拍拍小梁震的屁股，「要乖些兒，不能哭，娘要打的。」小梁震圓睜着兩眼，看看藏菴，又看看荔英。

「一天到晚，就被他哭昏了，活現世，死了也不要緊。」荔英恨

恨的說，起身到廚下去；藏菴看見她暗暗用絲巾抹了一下眼睛。

這屋子裏真沉靜極了，大家都不樂，小梁震忽然閉上眼睛，不多時就在藏菴的懷中沉沉睡去，「唔，原來是要睡覺呀。」藏菴這麼說，荔英從他手中抱過，安放在床上，輕輕拍了幾下，果真睡着了，「淘氣鬼，沒有從前那麼乖巧了，越是心煩，他越是鬧得利害！」荔英回身說。

「小孩子懂得什麼呢！」藏菴嘆息似的說。

「沒有這淘氣鬼，我何等清靜，現在就一天到晚聽這淘氣鬼刺耳的哭聲。」

「心裏一煩躁，處處都不適意，不能怪小孩子的！梁震有信來麼

不久長

？」

「有什麼信呢！」蕩英嘆了一口氣，又說：「想不到會有這樣的結局，咳，想不到！一個人變化起來，真快。」

「我倒也有點莫明其妙了，梁震並不是那種勢利小人，一發達，就忘了窮親戚，怎麼我疊連寫了幾封信去都沒有回信。」

「莫說你，家裏還沒有信呢！我們又不是由父母作主的傀儡婚姻，完全自由結合；在那時，他是很窮的，然而我並不因他窮而稍稍變志，一直相守到現在，他居然變了心了。這麼看來，他簡直是個毫無人格的狗彘，平時都是戴着假面具，騙騙人的，我竟被他騙了這麼多的年數，現在才覺察，嘿！還說什麼呢！算了！」

「今天我倒接到他一封信。」

「呾！他有信寫給你？」

「這在他也是出於不得已，差不多是我逼着他寫回信的，我說要先到北京來，等候位置，他才趕緊覆信——」

「寫些什麼？」

「拒絕我罷了，他叫我再耐些時，不必徒勞跋涉。照我看，泉幣司長介紹一個小位置，有什麼難，自己司裏就可以安插。希望並不奢，不過圖解決目前的困難呀。」

「是呀！我也這麼想。」

「但是竟這樣的難圖了，事實總沒有理想容易，這事實似乎太離

不久長

奇！」

「那麼，你不到北京去了？」

「去，總要去的，對他說，也不過是一時憤激；我已託過另一個朋友，倒比較至戚熱心些，大概不久就有位置，也在北京。」

「好極，最好朋友那邊先成功，不藉重他；到北京時，看看他是什麼樣子，也許我也要去一趟。」

「儘可以去了，現在就應該去，做了泉幣司長，很闊咧，爲什麼還不把家眷接去，我以爲這裏面總有大變化。」

「自然，我也想得到；等你的事兒成功，先去代我探聽一下，是怎樣的變化，然後寫信告訴我，再定應付之策，好麼？」

「好，就是這樣，你總沒有負他，他負你的，嘿！人心那裏就這麼的靠不住——」

荔英在流淚，藏菴有什麼話也沒有勇氣說了，在陰沉沉的空氣中，荔英回去了，「在這裏吃飯罷！」本來是懇切的挽留，從她口中無力的說出來，就像是敷衍門面。藏菴沒有答，她也不高興再說第二聲。

三星期後，藏菴果然有了位置。梁震那邊依然無消息，準是不放在心上，撇在腦後去了，到底朋友熱心些，替他在某部裏謀了個僱員的差使。他接到信，頓時振起了疲萎的精神，興匆匆的跑到荔英家裏來，先問：

「這些時梁震常有信來麼？」

不久長

「有的，寄來了五十塊錢，還虧他。我倒有些猜不透，恰恰使我們可以度普通生活，不會寬裕，也不會拮据，然而我的精神總是死了！噫！」

「我要動身了。」

「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北京。」

「呀！北京，事兒成功了麼？」

「到底還是朋友替我謀到的，梁震靠不住，簡直信也沒有，事實一味的出乎理想以外，真離奇！」

「你到了北京，要去會會他的呀。」

「那自然，他再不會拒絕不見了罷。」藏菴說着，笑了。「然而他近來作事，處處反常，或者竟拒絕不見，也說不定。」

「到了北京，不會連見一面都拒絕的，你要替我留心，把他的近況，行爲，詳細寫封信來，使得我明白，究竟是什麼一回事。突然這麼變化，大概總可以觀察得出的。」

藏菴就在接到朋友的信後的第三天動身，蕩英特地抱了小梁震，到車站送行，不自知其然的大家都悲感——異樣的悲感。火車將要開，她灑淚說：

「保重。——快一點寫信來。」

藏菴把頭伸到車窗之外，說：「你回去罷，火車就開了。」她還

是癡癡的立着，直至火車蠕蠕駛動，她才夾在一大羣臨歧送別的人羣裏，黯然而去，淒苦了一陣，討厭的小梁震又哭了！

是在秋深的天氣，火車抵京已經黃昏時候了；藏菴從來沒有經過這麼長的旅程，到北京還是第一次。他想：北京方面最親近的人要算梁震了，在理應該先去找梁震，過一夜再說，然而梁震已不是一年前的梁震，不能冒昧，並且見面時連名字都不能稱，要稱司長，官僚氣派是可以想見的；於是他決計不去找梁震，還是老實的先到熱心的朋友寓所去，反便當，他就僱了一輛車子，拉到司馬胡同，這所在便是朋友的寓所了，一見面，朋友很歡迎，坐不多時，就吃酒，微醺之後，滔滔然把一肚皮的不平之氣，都發洩出來，梁震怎樣壞，怎樣，怎

樣，朋友聽了也嘆氣。

「嘿！人心靠不住，我和梁震的關係，再親密不過了，還靠不住，倒是朋友能夠幫忙，要親戚何用呢？現在才是泉幣司長，一年前大家都一樣。」藏菴大叫般的說，憤極了。

「令親竟刻薄寡情到這地步，太過分了！那末你此番到京，我看也無須去見他。」朋友說。

「爲了妹妹，總要見見他；我還要偵探他的行爲，因爲他和我妹妹的愛情向來很好，現在忽然大變，大概外面總有了女人了，我妹妹也這麼疑心着，一定的，不然，怎麼不把家眷接來呢？」

「女人——」朋友躊躇說：「也難免，不過你要偵探他，恐怕也

偵探不出來。這在他當然很祕密的。」

「諒來你總曉得些。」

「我那能曉得。」朋友笑起來了，「酒也吃得不少了，睡息罷，明天就引你到部辦事，或者後天進部也可以。」

「明天就去，沒有怎麼乏。——其實，我總能夠偵探個水落石出的，至遲後天就去見他一見，看看他現在是什麼樣子。」

「那麼好，睡息罷！」朋友催他就寢，床舖早有傭僕料理好了，他跟踉蹌蹌的走過去，一倒身躺下，到底因坐了長時間的火車，乏了，躺下就睡着，夢中就和梁震動了武，打，罵；隔壁房間裏睡着一個男僕，說：「會做響夢的人真討厭，攪得旁人睡不着！」「說什麼，

李先生，睡罷！」

一到北京便對於梁震更憤懣，他總這麼想：「不求教你，你是你，是我，你雖是泉幣司長，沒有什麼相干，不會跌倒了請你來攙扶一下。」抱定了「不求教」的宗旨，於是就氣鼓鼓的總也不能消失心頭之恨了。然而那天到財政部去會梁震時，臉上又暫露笑容，對面是泉幣司長，到底有一種肅殺氣來侵襲，一陣躊躇後，不得不恭敬之狀可掬了。

「你來了，好，我正在設法，現在暫在他處屈就，本部有較高的缺總得趕速替你補，寓在何處呢？」

「寓在朋友那邊。——」

不久長

「我的寓所可惜太狹小，否則倒可以遷去，而且也太遠，不便。」

「你的寓所在什麼地方呢？散值後無事，或者去玩玩。」

「這——」梁震低了頭一想，說：「很遠，我要遷移了，遷移之後再告訴你，現在我有時就不大回寓。」

泉幣司長的尊嚴，噤住了藏菴不敢追問；話已似乎說完，默對等更不安，只好出來，一走出財政部，忽然憶起，還有許多應說的話竟忘了沒有說，他自責太沒有丈夫氣了。

然而偵探的預計並常有打消，不見梁震的面就依然憤懣。這一天，他在無意中打聽得梁震所以漠視蒞英的緣故，原來就是他的一個姓

丁的同事告訴他，梁震確是有了新歡，並且就因了這新歡才能夠扶搖上直，升到泉幣司長，這新歡就是前任交通總長已經孀居的女兒。

「唔！難怪，交通總長的女兒，真是來頭大了！」藏菴說，同時想：蕩英聽到這個消息，不知要起什麼變化，或者竟因刺戟過深，暈厥過去，女人大都沒有鎮定力的。

「所以，他才能夠在一年中由科員而科長，而泉幣司幫辦，現在就代理了；全是丈人峯的力量。」姓丁的朋友說。

「什麼，正式結婚了麼？」藏菴聽了丈人峯三字，駭訝起來。

「倒沒有，然而同居已經好久了。」

「堂堂交通總長，竟容得女兒幹這沒廉恥的勾當？」

「只有這一個女兒，又是生小嬌養，又是早孀，也沒有法子禁阻。」

「多少年紀？」

「年紀麼？不小了，大概三十以外了。」

「唔！唔！所以梁震不肯把寓處告訴我。」藏菴領悟似的說。

「寓處，我們也不曉得，很祕密的。」

「既然祕密，你怎麼曉得這回事呢？」

「不過住的地方不曉得罷了，三個月前，我也在財政部辦事，大家都知道，梁震是靠了姘婦才步步高陞，我們就沒有這運氣！」姓丁的同事笑起來。

「他們怎麼會結識的？」

「據說在中央公園裏碰見幾次，就發生曖昧；還鬧了一個大風潮，梁震幾乎送命，後來，消滅了，反而升官，大概這個女人在父親面前也鬧風潮，才保全他。」

「梁震是有妻子的喲。」

「呸！是有妻子的——其實也在人意中，這位妻子可就大不幸了！

」姓丁的同事還不知道藏菴就是梁震的內兄。」

「這樣，將來不終究是野鴛鴦麼？不值得。」

「他們總有解決的辦法，不會就這麼胡混下去的。」

「解決的辦法！」藏菴聽了大吃驚，毛髮悚然，他的理智立刻就

不久長

二二

告訴他：所以梁震連信也不常寄回去，冷淡她，挑戰，或者在靜候荔英有什麼非常的反響——

荔英的苦臉和小梁震的哭聲同時都意識到，對面坐着的人彷彿就變爲荔英。

一個棄婦

兩個婦人在河邊淘米。一個是長方臉，頭髮稀少，隱隱看見淡紅的頭皮，穿一件玄色布的夾褲，藍布褂子，年紀四十開外；一個是鵝蛋臉，微麻，烏黑的頭髮，梳了一個喜雀尾巴似的髻，拖在項間，年紀三十左右；並着肩蹲在跳板上，各將米淘籬沉入水中，同時各人用一隻手伸到淘籬裏去，攪了一陣，便有一層白而微黃的米垢浮到水面上來，然後將淘籬提起，弗造弗造，一上一下的顛了幾顛，米就在籬裏打迴旋；然後又沉到水中去，又攪，又顛，弗造弗造，她們就在「弗造弗造」的聲中談話，長方臉說：

「阿金嫂！我們隔壁土生家裏，不是來了一個女人麼？天天夜裏

哭，連我都被她擾得幾夜不能睡了。」

「可就是那個着柳條布褂子的女人麼？」鵝蛋臉問一句。

「怎麼不是，到土生家裏約有十天，就天天夜裏哭，討厭煞人，累得鄰居們沒好睡。」弗造弗造，響着，「還有個斷命的小孩子，也是哭，我不知土生夫婦怎麼容得下去的。」

「是呀！日裏看見她，也是愁眉不展，悶懨懨的坐在壁角裏；唔！可不是土生嫂的妹妹麼？」鵝蛋臉觸憶起來，「我問過土生嫂，說是她的妹妹，面孔倒有點像。」

「是她的妹妹，不虛。」

「什麼原故這麼傷心？又不是瘋子。」

「土生嫂總不肯告訴我實話，第一次問她，說是死了丈夫；第二次倒又說丈夫生病，病得利害，說誑話的就是這麼前言不顧後語，自相矛盾，使得人家越發疑心。」

「倒奇怪，怎麼又是死，又是生病；假定是死了，應該在家裏守孝，病了也要回去伏侍，說誑話怎麼可以這樣的不檢點呢？哈！」

「土生嫂是老實人呀！」

「老實人還說誑話麼？」鵝蛋臉慢慢的立了起來，淘羅裏淋下來的水，悉悉索索的滴在河面上，清脆可聽；長方臉還是蹲着弗造弗造的淘米，鵝蛋臉立在板端，長方臉不讓道，她就不能登陸；然而鵝蛋臉並不焦煩，不急急登岸，反而把米淘羅置在板上，又蹲下身來，洗

手，不多一會長方臉也把米淘乾淨了。兩人同時立起，長方臉先伸一伸懶腰，似乎蹲着過久很吃力的樣子，於是說：

「走罷。」

一看岸上又有兩個淘米的婦人來了，在等候着，跳板本來不長，只容得下兩人，非要長方臉和鵝蛋臉登岸，第二起才得上跳板，她們儘管絮絮的談着別人的事，也不知岸上的兩個人已經等候了多少時候了。她們一離開跳板，第二起的她們立即補了缺，她們也照樣，也是一壁弗造弗造，一壁談話，談的也無非是關於婦女一方面的，麻臉的年輕婦人說：

「原來到我們鎮上來預備替人家傭工的，前天土生嫂薦到陳老爺

那邊去，當晚就回來了，大約陳老爺不中意。」

「你還不曉得，這要怪土生嫂自己不好，爲什麼要說她死了丈夫呢？陳老爺很忌諱，半邊人（俗呼孀婦爲半邊人）總不肯收用的，她就不曉得陳老爺有這個忌諱，咳！」和長方臉差不多胖的婦人說。

「我們鎮上除了陳老爺，誰用得起人呢？這真困難了。」

「其實她終是白費心思，她不能夠到人家傭工的；她到人家傭工，小孩子丟給何人去照應呢？土生嫂恐怕不願意攬這責任，孩子又太小，吃飯都要人餵似的。」

弗造弗造聲中，談了一回土生嫂妹妹的話，又漸漸牽引到別的問題上去，「張家的新娘據說很不規矩呀！」胖婦人說，但是麻臉的

年輕婦人已經淘淨，攜着淘籮上岸了。

「原是呀，我耳朵裏也聽人說過，不大規矩！」麻臉的年輕婦人且行且答。

胖婦人還帶着一身男人着的短衫褲來澣洗，所以蹲的時間較久，一個人沒有什麼說了，默默的洗衣裳，不時又要顧到身旁的淘米籮。

到晚上，在河邊淘米談閒話的四個婦人都不約而同的先後到土生家裏，長方臉，鵝蛋臉，麻臉的年輕婦人，胖婦人，都來過，像是新聞記者打聽新聞似的，很熱心的探問土生嫂的妹妹的事，胖婦人來了不久，她的第二個女兒趕得來說：「阿貓——胖婦人的甫滿週歲的小兒子——醒了。」只得回去，沒有打聽得着，滿肚皮不快活，「短命

鬼，才睡着又醒了，」臨行還這樣冒了一聲。長方臉來時，鵝蛋臉也剛剛來，麻臉的年輕婦女正和土生嫂談着，忽然長方臉的丈夫走來說：「晚飯冷了，快回去燒一燒。」「稍停一歇。」「吃了要有事。」「還早咧。」「快些，有要緊的事。」「自己不會燒麼！」長方臉也咕噥着快快的走了，就贖下鵝蛋臉和麻臉；土生嫂的妹妹也抱着小孩坐着，還是着的柳條布褂子，小孩子在懷中睡着了。

、土生嫂嘆一口氣，看了她妹妹一眼，說：「命真苦，陳老爺很合意，陳太太說，半邊人不吉利，用不得，用了半邊人，主人要晦氣，陳老爺就不肯用。」

「唔！是陳太太不肯用，其實也沒甚要緊，有錢的人家，花樣就

多了！照這樣，半邊人豈非該死，沒處找飯吃麼？」鵝蛋臉感慨似的說。

「能夠到陳家去，倒很好，事情並沒有什麼事情，大概不過伏侍伏侍人，掃地抹桌，廚房裏都不必到，可惜有此缺點，不得進門。」麻臉說。

「本來只有到陳家去做做最好，陳家的用人不止一個，事情簡單我們這位妹妹，還是第一次尋人家，事情麻煩就^{ツラ}做不慣，所以難找相當的人家，誰知陳太太忌諱半邊人呢！」土生嫂說。

「是呀，除了陳家，很難找第二家了，這裏有錢的富翁，能有幾個呢？」麻臉說。

「這位嫂嫂本來住在什麼地方呀？」鵝蛋臉問。

「離我們鎮上有二十多里，叫做丁家村，很遠的。」

「唔！丁家村，我也有一個親戚住在丁家村，名字叫李學海，這位嫂嫂認得麼？」

「認得的，」默默的她，啞聲答，接着就欵了兩聲嗽，懷中的小孩子忽然兩腳亂動，醒了，她趕緊在小孩子屁股上拍；土生嫂說：

「你去睡罷，不要再哭了。」

「哭也沒有用處，還是把胸懷打開些，慢慢的尋個相當的人家，總不會尋不着的。」麻臉寬慰她說。

「我也這麼勸她，總不肯聽，叫我有什麼法子呢！」土生嫂說。

她只嘆了一聲，也不開口，陰影似的抱了孩子到後面屋裏去，這裏三個婦人就相繼太息，都可憐她，因做了半邊人弄得找不到吃飯的地方。

鵝蛋臉再問明了土生嫂的妹妹夫家姓鄭後，忍不住要向土生嫂質疑了。她喉音很低的說：

「土生嫂！鄭家嫂嫂的丈夫在不在？我倒有些疑惑，看她的樣子，不像是死了丈夫，恐怕另外有什麼變故罷？」

「死丈夫還好說誑麼？」土生嫂說。

「怎麼前回你又說是丈夫生病呢？彼此老鄰居，有什麼不好說的；倘有關係，我們也不會隨意告訴外人。」

「嚟！」土生嫂又嘆，她和鵝蛋臉的坐處相距遠，就把櫈子移近些，又向後面屋中看了一眼，才說：「丈夫死倒沒有死，不過也和死了一樣了，並且比死了丈夫還悲慘。」

「呀！真沒有死。」鵝蛋臉和麻臉異口同聲的詫異說。

「病麼？」麻臉接着問。

「也不。」

於是兩人更驚奇，既未死，又沒生病，什麼緣故呢？她們更急急的要知道內幕了；鵝蛋臉又問：

「然則是什麼一回事？倒奇怪！」

「她是被丈夫休棄了呀！」土生嫂提綱挈領的告訴她們，簡捷極

了，然而反使得她們更着急，什麼緣故要被休棄，聰明的女人立刻便明白，這一定是爲了不規矩，鄭家嫂嫂的一副略有風韻的面孔就浮到兩人腦中，雖然急於要知道休棄的經過，却都默默，似乎暫時呆了的樣子。

然而土生嫂却不待她們發問就詳細的說明了。她說：「她並不是我的胞妹，是堂妹，我們小時候在娘家就很好，比同胞還親熱些；後來，我嫁到這裏，她才十六歲，字給丁家村鄭家，是個有錢的，丈夫是單傳一子，她的父母都替她慶幸，嫁到這份人家，不愁衣着，又沒有兄弟姊妹，免得吵嘴，可以過一世快樂光陰了。」

「嫁到這份人家，能夠安分的過日子，的確快樂，可知鄭家嫂嫂

本來命運好。」鵝蛋臉屢言說，因為她發生了「不規矩不會被休」的想像，說話就兩樣，含有惋惜的意味了。

「但是過於有錢也是壞，夫家有錢娘家就也要有錢，嫁過去才會沒有話說，貧富懸殊總無好結果的；我的母家很窮，本來不想高攀，和鄭家締姻，因為鄭家的太太看中了她，說她長得好，人又聰明，這倒確，她在十六歲真聰明極了，姊妹們都不及她，誰知出閣後，經過一番磨折，會變成不聰明了！」

「磨折，什麼磨折呢？婆婆看中了的媳婦，日子總好過的，母家窮點也不要緊。」鵝蛋臉說。

「婆婆很歡喜她，然而對於窮，也有點不滿，因為賠奩太菲了，

禮金一百元，大概賠蝕還沒有這多的價值，於是她很生氣，說她的父母賺了錢去；這還無妨，依舊歡喜她，無奈丈夫對她沒有好感，就壞了！」

「丈夫嫌她窮麼？」

「也不知是嫌她窮呢還是怎樣？總之夫妻感情不好，到婆婆一死丈夫就開始虐待，孩子孕在腹中居然對她用武，這種種，她告訴我很長，我再複述，竟沒有她親自那麼說得詳細動人，其實無非是慘苦，假使母家有錢，就好向女壻問罪了，打官司也可以，無奈窮人總不敢和富人講理，而且父母也已相繼死了，哥哥胆小只好嘆氣；有時還說妹妹不安分，嫁到這份人家，怎麼還不滿足，她也說不出什麼來。」

「總有道理罷？」鵝蛋臉更疑心她不規矩了。

「夫妻感情的好壞，真說不出什麼道理，要好要好，不好就像是冤家，經過一次反目，感情更惡劣，尋常小事也就當做大題目那麼鬧了。愈鬧愈水火，妻子討厭丈夫，丈夫討厭妻子，於是丈夫不免在外面尋外婦，也有因丈夫先有外遇，然後夫妻反目的，她，便是因丈夫先有了外遇，被她覺察，再不肯低首下心，遇事隱忍，往往鬧上幾天，不得開交，感情壞極了，所以就釀成今日的結果。」

「妻子沒有不規矩的行爲，總不會被休，或者——」鵝蛋臉隱約其詞的說。

「談到我這位堂妹，大概不致有什麼不規矩的行爲，小時候在娘

家就很老實，出嫁後在衆目睽睽之下，當然更不敢生異志；不過我和她不常見，差不多幾年才得相會一次，大都因娘家有什麼大事，姊妹們一齊歸甯，聚晤幾天，或者因夫妻不和，幹出不規矩的行爲，倒也說不定。據她說，在未會休棄以前，丈夫有三個月和外婦住在城上客棧裏，回來就出了花樣，說要離婚了。離婚，我們只聽見人談說過，還沒看見有人離婚，不料竟輪到她身上。」

「離婚不就是休棄麼？」麻臉突然問。

鵝蛋臉自作聰明的說：「自然就是休棄，不過也不能容容易易的讓他休棄啊！」

土生嫂說：「丈夫就請了原媒和她的哥哥，要離婚，口氣很利害

，說已在城上同一個什麼大律師談妥了，不肯離婚就要打官司。她的哥哥本來不答應，聽說打官司，嚇軟了，結果丈夫送了三白塊錢給她的哥哥，另外一百塊錢給她，當真寫了離婚書，但是她的一百錢也被她哥哥拿去，她一個錢也沒有到手。」

「丈夫究竟有什麼理由把她休棄呢？」麻臉問。

「真的，也難說，他說她不規矩。」

「有憑據麼？」長方臉起勁似的問。

「有什麼憑據，又沒有看見她和什麼男人在一起，說說罷了！」

「要是換了我，就不依，甯可死，不能受冤屈的；難道不講情理麼？現在也可以同他拚命。」麻臉憤憤然。

「過後也有許多人不平，說可以和他理論，但是離婚書已經寫下，沒有用處了！」

「當初怎麼肯容易寫離婚書的？太胆小了！」麻臉說。

「在一個晚上，她丈夫把她的哥哥約了來，兩個原媒，另外還有一個什麼三阿爹，她也在場，一起談判這件事；她丈夫的勢力大，三阿爹在村上很出衆，說說話來沒有人敢不從，三阿爹說，現在是文明世界，不比從前有皇帝了，離婚不算一回事，只要男的一方或女的一方提出來，沒有不離的，當了官更便當，隨時就判離了。鄭家還算有慈悲心，願意拿出三百塊錢來給母家，一百塊錢給本人，自己苦苦，也夠過日子了，要是當了官，嘿，不但拿不到錢，自己還要用錢，打

官司沒有不用錢的，我看還是這樣的好，不要糊塗呀！她的哥哥怕打官司，真的就寫離婚書了。」

「當真現在文明世界，說離就離麼？」鵝蛋臉伸伸舌頭說。

「皇帝也沒有，還有什麼說的；但是她本人的一百塊錢，應該給她呀。」麻臉說。

「被她哥哥一起拿去了，說是替她保管；她離開鄭家後，在娘家過了兩個月，嫂嫂就不容，其實她還有一百塊錢在娘家咧，哥哥也沒有好嘴臉，她憤極，向哥哥索回一百塊錢，哥哥不肯，就此鬧翻了。現在人心真壞！靠不住！連滴親哥哥都靠不住，欺她，到了我這裏，已經十多天，我倒不同她說什麼，只要我能夠有照顧她的力量，總

得照顧她，到底是姊妹呀。」

「這麼說來，她身邊沒有錢了？」鵝蛋臉說。

「有什麼錢呢，她就是有錢，我也不用她的，她是苦人，我不忍用苦人的錢。」

「你這人確是好心，現在難找出第二個來！」鵝蛋臉笑着恭維說。

「但是她到你這裏有什麼意思呢？你又不是富家，不可以長久依附的呀！」麻臉說。

「她來，就是打算尋一個人家做做，以爲我們這裏是個鎮市，大戶人家多，那裏曉得這裏還比不得鄉村上有錢的人家多呢？除掉陳老

爺，真少，偏偏我又說過她是半邊人，陳家不肯用，叫我有什麼法子想！」

「咳！命真苦！」三個人都嘆。

「土生嫂默默了片時，又伸頭向後進屋中看看，同時鵝蛋臉和麻臉也把視線射過去，沒有看見什麼，黑黢黢的，燈也沒有點，其實她們自己也不知道要看什麼，「咳！叫我有什麼法子想呢？」土生嫂重復說，「你們有什麼人家可以薦她去麼？」

「我們都是住在這一個鎮上的人，你沒有法子想，我們還不是一樣；嘿！吃飯真難呀！」鵝蛋臉說。

「我看她也不能到人家去做，她不是有個小孩子麼？她到人家去

，小孩子丟給誰呢？」麻臉說。

「這倒不要緊，可以丟給哥嫂，好在小孩子已能夠摸着走路了；哥嫂再沒有良心，這總推辭不掉，現在就只慮找不着人家。」

「這裏尋不着，除非到城上去，那倒不難。」鵝蛋臉替她出主意

。

「到城上去，」土生嫂點頭說，「的確惟有到城上去，此地是個窮窠，沒有法子！」於是又嘆息。

鵝蛋臉和麻臉打聽得清清楚楚，很滿足的走了；隔了一夜，長方臉和胖婦人也就曉得了詳細。

這件事就足足有五六天做了河邊跳板上的閒談資料，往後便淡然

，大家都知道就沒有興味了；往後更淡，幾乎忘懷了，河濱跳板上換了新的談鋒。然而也不過隔了二三十天，因為長方臉她們已經好久沒見過苦命的鄭嫂嫂，遇到土生嫂問，說仍舊回到娘家去了。似乎土生嫂的詞色之間，有些不同意，全不像先前那麼一味可憐她，鵝蛋臉她們還記得土生嫂有過「只要我能夠有照顧她的力量，總得照顧她，」的兩句話，現在土生嫂的境況並沒有變，外面人看起來反比從前寬裕些，新的元色泰西緞夾襖穿在身上兩天了。

一個月後，鄭家嫂嫂又來到土生嫂家裏一次，過了一宿就匆匆回去，夜間長方臉隱隱聽得兩人的對吵聲。

婆婆媽媽們的消息真靈通，鄭家嫂嫂第二次由土生嫂家裏回去不

久，她竟尋了短見了，是吊死的，小孩子也生了；她們聽到這等重大的消息，無不急於知道真相，第一個向土生嫂調查的還是鵝蛋臉，她似乎很關切的問：

「鄭家嫂可不是吊死了麼？」

「是吊死了。」土生嫂冷冷的說。

「她爲什麼要尋死呢？」

「這種人還有什麼臉面活在世上，現在才死，已經遲了，老早就該死！」

鵝蛋臉不禁愕然：「怎麼？連你都說她該死！」

「你們大家都曉得的，我和她往常又沒有什麼交往，不過是堂姊

妹；在我這裏過了二十多天，這樣那樣的供應她，末了連一句好話都沒有聽見，還有良心麼？我的堂姊妹多得很，要是都像她，我也要被累得沒有飯吃了！」土生嫂很憤憤，又說：「還不是該死，我先前實在不曉得，當做她真受了冤屈，那裏知道她竟是個毫無廉恥的賤婦呢！」

「難道她真有什麼不規矩的行爲？」

「你想想，安安分分的在夫家過日子，怎麼會被休棄，自然總有醜事被丈夫發覺，而且不止一次了，她雖死，也怨不到旁人。」

「嚇！這就難怪了，看看她的樣子，也是賤相。」

「對呀！生成的賤骨頭，改不了；譬如做賊的，有飯吃也要偷。」

「可有什麼證據落在丈夫眼裏呢？」

「唏！你真獸了，沒有證據，丈夫就肯決心休棄麼？並不是她已經死了我還說她的壞話，實在心裏氣不過，告訴你；她的姘夫還不止一個咧，而且不揀人，簡直和雌狗一樣，看見雄狗就勾引，名譽是壞極了，全村都曉得，丈夫終是有體面的人，怎麼容得下呢？暗地裏不知勸過她多少次，她總不改，丈夫才決意把她休棄，丈夫總算是好的，如果我是男子，遇到這種不要臉的妻子，也容不下去。」

「誰歡喜自己的女人偷漢子呢？哈！」

「所以我說她死得太遲，剛被丈夫休棄的時候，就應該死，虧她還有面目活了幾十天！」

「的確，死得太遲了！」鵝蛋臉同情的說。

這麼一變，河邊跳板上又值得作爲閒談的資料了，並且推陳出新，顯得從前還不過是平淡無奇的新聞，現在才有味兒；但同時又有人喧傳，說鄭家嫂嫂是把一百塊錢帶到土生嫂家裏來的，後來並沒有帶回娘家去。

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初版

秋風 (全二冊)

(定價銀四角)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不准翻印

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

著者 王天恨
出版者 世界書局
印刷者 世界書局
發行者 世界書局

1.2

2

1111

7



4